

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義兒傳第二十四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爲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競武之士徃徃養以爲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

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爲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

傳

原注李存審後復以苻氏大顯故別自爲傳云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太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初名進通後更名嗣昭嗣昭爲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

五代史纂誤今按喜卽嗜也疑贗喜字

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

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爲內衙指揮使

五代史李嗣昭

字益光武皇母弟代州刺史克柔之假子也小字進通不知族姓所出少事克柔頗謹愿雖形貌眇小而精悍

有膽畧沈毅不羣初嗜酒好樂武皇微伸陝州王珙與

其兄珂爭立于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于猗氏獲其將

三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于胡壁堡執其將一人光

化三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

嗣昭與會戰舍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

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君慶爲梁所敗太祖酖殺

君慶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洺州梁太祖自將

攻之遣葛從周設伏于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棄

城走前遇伏兵因大敗

五代史乾寧初王珂王珙爭帥河中珙引陝州之軍攻珂珂求

救于武皇乃令嗣昭將兵援之敗珙軍于猗氏獲賊將李璠等四年改衙內都將復援河中敗泚軍于胡壁堡

擒汴將滑禮以功加檢校僕射及王珂請婚武皇武皇以女妻之珂赴禮于太原以嗣昭權典河中畱後事李罕之襲我潞州也嗣昭率師攻潞州汴將丁會戰于含口俘獲三千執其將蔡延恭代李君慶爲蕃漢馬步行營都將進攻潞州遣李存質李嗣本以兵扼天井關汴將澤州刺史劉杞棄城而遁乃以李存璋爲刺史梁祖聞嗣昭之師大至召葛從周謂曰并人若在高平當圍而取之先須野戰勿以潞州爲敵及聞嗣昭軍韓店梁祖曰進通扼入議路此賊決于我關公等臨事制機勿落姦便賀德倫閉壁不出嗣昭日以鐵騎環城汴人不取潞州三年汴人攻滄州劉仁恭求救遣嗣昭出師邢洛以應之嗣昭遇汴軍于沙河擊敗之獲其將胡禮進攻洛州下之獲其郡將朱紹宗九月梁祖自率軍三萬至臨洛葛從周設伏于青山口嗣昭聞梁祖至斂軍而退從周伏兵發爲其所敗偏將王郤郎楊師悅等被擒十月汴人大寇鎮定王郤告急于武皇乃遣嗣昭出師下太行擊懷孟汴將侯信守河陽不意嗣昭之師至既無守備驅市人登城嗣昭攻其北門破其外垣俄而汴將閻寶救軍至乃退通鑑考異唐太祖紀年錄八月

李嗣昭又遇汴軍於沙門河擊而敗之進攻洛州刺史朱紹宗挈其族夜遁我師追及擒之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汾州斬瑋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五代史天復元年河中王珂爲汴人所擄河中晉絳諸郡皆陷四月汾州刺史李瑋謀叛納款于汴嗣昭討之三日而拔斬瑋是月汴人初得蒲絳乃大舉諸道之師來逼太原汴將葛從周陷承天軍氏叔琮營洞溝驛大原四面汴軍雲合武皇憂迫計無從出嗣昭朝夕選精騎分出諸門掩擊汴營左俘右斬或燔或擊汴軍疲于奔命又屬霖雨軍多足腫腹疾糧運不繼五月氏叔琮引退嗣昭以精騎追之汴軍委棄輜重兵仗萬計六月嗣昭出師陰地攻慈隰是歲梁兵西犯京師圍鳳翔嗣降其刺史唐禮張瓌

昭乘間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汾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爭以爲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絕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內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于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爲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

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
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
意五代史是時天子在鳳翔汴人攻圍有密詔徵兵十
一月嗣昭出師晉絳屯吉上堡遇汴將王友通于平
陽一戰擒之明年正月嗣昭進兵蒲縣十八日汴將朱
友寧氏叔琮將兵十萬來拒二十八日梁祖自率大軍
至平陽嗣昭之師大恐三月十一日有白虹貫周德威
之營候者云不利宜班師翌日氏叔琮犯德威之營汴
軍十餘萬列陣四合德威嗣昭血戰解之乃保軍而退
汴軍因乘之時諸將潰散無復部伍德威引騎軍循西
山而遁朱友寧乘勝陷慈隰汾等州武皇聞其敗也遣
李存信率牙兵至清源應接復爲汴軍所擊汴軍營于
晉祠嗣昭德威收合餘衆登城拒守汴人治攻具于西
北隅四面營柵相望時鎮州河中皆爲梁有孤城無援
師旅敗亡武皇晝夜登城憂不遑食召諸將欲出保雲
州嗣昭曰王勿爲此謀兒等苟存必能守城李存信曰
事勢危急不如且入北蕃別圖進取朱溫兵師百萬天
下無敵閭東河北受他指揮今獨守危城兵亡地賊儻

彼築室反耕環塹深固則亡無日矣武皇將從之嗣昭
 丞爭不可猶豫未決賴劉太妃極言于內武皇且止數
 日亡散之衆復集嗣昭晝夜分兵四出斬將奪旗汴軍
 保守不暇二十一日朱友寧燒營退去嗣昭追擊復收
 汾慈隰等州五月雲州都將王敬暉據城叛振武石善
 友亦爲部將契苾讓所逐嗣昭皆討平之天祐三年汴
 人攻滄景劉仁恭遣使求援十一月嗣昭合燕軍三萬
 進攻潞州降丁會武皇乃以嗣昭爲昭義節度使始嗣
 昭未到之前上黨有占者見一人家舍上常有氣如車
 蓋視之但一貧媼而已占者謂媼有子乎曰有見爲軍
 士出戍于外占者心異之以爲其子將來有土地之兆
 也未幾丁會旣降嗣昭領兵入潞以媼家四面空缺乃
 駐于是舍丁會旣歸太原武皇遣使命嗣昭爲帥乃自
 媼舍而入理所其氣尋息聞者異之四年六月汴將李
 思安將兵十萬攻潞州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內外重復
 飛走路絕嗣昭撫循士衆登城拒守梁祖馳書說誘百
 端嗣昭焚其僞詔斬其使者城中固守經年軍民乏絕
 含鹽炭自生以濟貧民嗣昭嘗享諸將登城張樂賊矢
 中足嗣昭密拔之坐客不之覺酣飲如故以安衆心五
 年五月莊宗敗汴軍破夾城嗣昭知武皇棄世哀慟幾

絕時大兵攻圍歷年城中士民飢死大半鄺里蕭條嗣
昭緩法寬租勸農務穡一二年間軍城完集三面鄰于
敵境寇鈔縱橫設法枝梧邊鄙不聳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戰死莊

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已勝旦暮思歸吾若
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撓之因
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
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
戰得山者勝晉軍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于山西晉軍
從上急擊大敗之于是晉城得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
知幽州居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
哭閉關遮留之嗣昭夜遁乃得去

五代史胡柳之戰周德威戰沒師無行列

至晚方集汴人四五萬登無石山我軍懼形于色或請收軍保營詰旦復戰嗣昭曰賊無營壘去臨濮地遠日已曠晚皆有歸心但以精騎逗撓無令返旆晡後追擊破之必矣我若收軍拔寨賊人入臨濮俟彼整齊復來卽勝負未決莊宗曰非兄言幾敗吾事軍校王建及又陳方畧嗣昭與建及分兵于土山南北爲掎角汴軍懼下山因縱軍擊之俘斬三萬級由是莊宗之軍復振十六年嗣昭代周德威權幽州軍府事九月以李紹宏代嗣昭出薊門百姓號泣請留截鞍惜別嗣昭夜遁而歸十七年六月嗣昭自德勝歸藩莊宗帳餞于戚城莊宗酒酣泣而言曰河朔生靈十年饋輓引領鶴望俟破汴軍今兵賦不充寇孽猶在坐食軍賦有愧蒸民嗣昭曰臣忝急難之地每一念此寢不安席大王且持重謹守惠養士民臣歸本藩簡料兵賦歲末春首卽舉衆復來莊宗離席拜送如家人禮是月汴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告急嗣昭與李存審援之九月被汴軍于馮翊乃班師

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于望都莊宗爲契丹圍之數十重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是時晉遣閻寶

攻張文禮于鎮州寶爲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

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爲賊射中腦嗣昭顧箴中矢盡拔

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

五代史十九年莊宗親征張文禮于鎮州冬契丹三

十萬奄至嗣昭從莊宗擊之敵騎圍之數十重良久不解嗣昭號泣赴之引三百騎橫擊重圍馳突出沒者數

十合契丹退翼莊宗而還是時閭寶爲鎮人所敗退保趙州莊宗命嗣昭代寶攻真定七月二十四日王處球

之兵出至九門嗣昭設伏于故營賊至伏發擊之殆盡餘三人匿于牆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爲賊矢中腦嗣

昭箴中矢盡拔賊矢于腦射賊一發而殛之嗣昭日暮還營所傷血流不止是夜卒嗣昭節制澤潞官自司徒

太保至侍中中書令莊宗卽位贈太師隴西郡王長興中詔配饗莊宗廟庭五代會要故昭義節度使李嗣

昭配享莊宗廟長興二年四月敕

嗣昭諸子繼儔長而懦其弟繼韜囚

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不暇究其事因以

爲昭義軍留後

五代史嗣昭有子七人長曰繼儔澤州刺史次繼韜繼忠繼能繼襲繼遠皆夫

人楊氏所生

楊氏治家善積聚設法販鬻致家財百萬

繼韜小字畱得

少騎獵無賴嗣昭既卒莊宗詔諸子扶

喪歸太原治

續事諸子違詔以父牙兵數千擁喪歸潞

莊宗令李存渥

馳騎追諭兄弟俱忿欲害存渥存渥遁

而獲免繼韜兄

繼儔嗣昭長嫡也當襲父爵然柔而不

武方在苦廬繼韜

令三軍劫已爲留後因繼儔于別室

以事奏聞莊宗

不得已繼韜委其政于魏琢申蒙琢等

命爲安義軍兵

馬留後

常教繼韜反繼韜

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

節度判官任圜

琢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繼韜事繼

韜且見誅因以

語趣之繼韜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

帝卽拜繼韜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代史時軍前糧餉不充租庸計度請諸

路

州轉米五萬貯于相州繼韜辭以經費不足請轉三萬
有幕客魏琢牙將申蒙者因入奏公事每機陰事報繼
韜云朝中無人終爲河南吞噬止遲速間耳由是陰謀
叛許內官張居翰時爲昭義監軍莊宗將卽位詔赴鄴
都許州節度判官任圜時在鎮州亦奉詔赴鄴魏琢申
衆謂繼韜曰國家急召此二人情可知矣弟繼遠年十
五六謂繼韜曰兄有家財百萬倉儲十年宜自爲謀莫
受人所制繼韜曰定哥以爲何如曰申蒙之言是也河
北不勝河南不如與大梁通盟國家方事之殷焉能討
戎無如此算乃令繼遠將百餘騎詐云于晉絳擒生遂
至汴梁主見之喜因令董璋將兵應接管于潞州之南
加繼韜同平章事改昭義軍爲匡義軍繼韜令其愛子
二人入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
因隨其母朝于京師繼遠諫曰兄爲臣子以反爲名復
何面以見天子且潞城堅而倉廩實不如閉城坐食積
粟以延歲月愈于往而就戮也繼韜不聽繼韜母楊氏

善蓄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爲梁園以來
城彌年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乃齎銀數
十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繼韜初
無惡意爲姦人所誤耳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劉皇
后爲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數召繼
韜從獵寵倖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數詆責之繼韜懷不
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陰使人告
繼遠令起變于軍中冀天子遣已往安緝之事泄斬于
大津橋其二子嘗爲質于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
爾幼猶能佐其父反長復何爲乎至是因并誅之卽遣

人斬繼遠以繼儔知潞州事

五代史及莊宗平河南繼

于契丹會有詔赦之乃齎銀數十萬兩隨其母楊氏詣闕冀其豁免將行其弟繼遠曰兄往與不往利害一也以反爲名何面更見天子不如深溝峻壁坐食積粟尙可苟延歲月往則亡無日矣或曰君先世有大功于國主上季父也宏農夫人無恙保獲萬全及繼韜至厚賂宦官伶人言事者翕然稱留後本無惡意姦人惑之故也嗣昭親賢不可無嗣楊夫人亦于官中哀祈劉皇后每于莊宗前泣言先人之功以動聖情由是原之在京月餘屢從吹遊寵待如故李存渥深詞詆之繼韜心不自安復賂伶閹求歸本鎮莊宗不聽繼韜潛令紀綱書諭繼遠欲軍城更變望天子遣已安撫事世斬于天津橋南二子韶年質于汴莊宗收城得之撫其背曰爾幼如是猶知能佐父造反長復何爲至是亦誅仍遣使往潞州斬繼遠函首赴闕命繼儔權知軍州事繼達充軍城已而召繼儔還京師繼儔悉取繼韜妓妾珍玩而巡檢

不時卽路其弟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大兄不仁

利其貲財淫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服縗麻引數百騎
坐戟門使人入殺繼儔節度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
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剄死嗣昭七子至明宗時子繼能
坐笞殺其母主藏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弟繼襲
皆見殺惟一子繼忠僅免繼忠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
貲猶鉅萬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爲援契丹求賂
高祖貸于繼忠以取足高祖入立甚德之以爲沂棣單
三州刺史開運中卒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
之五代史未幾詔繼儔赴闕時繼儔以繼韜所蓄婢僕
玩好之類悉爲已有每日料選算校不時上路繼達
怒謂人曰吾仲兄被罪父子誅死大兄不仁畧無動懷
而便悉淫妻妾詰責貸財慙恥見人生不如死繼達服

縑麻引數百騎坐于戟門呼曰爲我反乎卽令人斬繼
傳首投于戟門之內副使李繼珂聞其亂也募市人千
餘攻于城門繼達登城樓知事不濟啟子城東門至其
第盡殺其孥得百餘騎出路城門將奔契丹行不十里
麾下奔潰自剄于路隅天成初繼能爲相州刺史母楊
氏卒于太原繼能繼襲奔喪行服繼能爲相州刺史母楊
責金銀數因答至死家人告變言聚甲爲亂繼能繼襲
皆伏誅嗣昭諸子自相屠害幾于湮盡唯繼忠一人僅
保其首領焉又李繼忠字化遠後唐昭義軍節度使
兼中書令嗣昭之第二子嗣昭唐書有傳繼忠少善騎
射從父征討有功莊宗手制授檢校兵部尙書充感義
軍軍指揮使改潞府司馬加檢校尙書右僕射充安義
都巡檢使天成中自北京大內皇城使轉河東行軍司
馬入爲右驍衛將軍未幾授成德軍司馬加檢校司徒
高祖卽位二年三月授沂州刺史加檢校太保尋移棣
州刺史繼忠舊苦風痺皆辭以地遠乃授單州刺史仍
加輸忠奉國功臣三年入爲右神武統軍四年三月出
領隰州七年八月移刺澤州開運元年復入爲右監門
大將軍三年秋以疾卒于東京年五十一始繼忠母楊
氏善治產平生積財鉅萬及高祖建義于太原楊已終

繼忠舉族家于晉陽時以諸軍方困契丹援兵又至高祖乃使人就其第疏其複壁取其舊積所獲金銀帛素甚廣至于巾履瑣屑之物無不取足高祖既濟大事感而奇之故車駕入洛繼忠雖有舊恙連領大郡皆楊氏之力也

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也世爲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擊居庸關以功遷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宏信以先鋒兵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莊宗擊劉鄩于故元城下洺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

五代史李嗣本鴈門人本姓張父準銅冶鎮將

嗣本少事武皇爲帳中紀綱漸立戰功得補軍校乾寧中從征李匡儔爲前鋒與燕人戰得居庸關以功爲義兒軍使因賜姓名從討王行瑜授檢校刑部尚書改威遠軍塞等軍使五年討羅宏信于魏州嗣本爲前鋒師還改馬軍都將從李嗣昭討王暉于雲州論功加檢校司空汴將李思安之圍潞州也從周德威軍于余吾嗣本率騎軍日與汴人轉鬬前後獻俘于計遷代州刺史六年從攻晉絳爲蕃漢副使都校及武皇喪事有日嗣本監護其事改雲中防禦使雲蔚應朔等州都知兵馬使加特進檢校太保九年周德威討劉守光嗣本率代北諸軍生熟吐渾收山後入軍得納降軍使盧文進武州刺史高行珪以獻幽州平論功授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十二年莊宗定魏博劉鄩據莘縣命嗣本入太原巡守都城十三年從破劉鄩于故元城收洛磁衛三郡六月還鎮振武八月契丹安巴堅傾塞犯邊其衆三十萬攻振武嗣本嬰城拒戰者累日契丹爲火車地道晝夜急攻城中兵少禦備罄竭城陷嗣本舉族入契丹有子八人四人陷于幕庭嗣本性剛烈有節義善戰多謀然治郡民頗傷苛急人以此少之也

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爲鐵林軍將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以爲子從敗康懷英于河西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從李嗣昭援朱友謙于河中與梁兵力戰稍中其口戰不已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趨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佗道先入太原以守鄩兵去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從戰于莘遷代州刺史石嶺關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于太原追贈太尉

五代史李嗣恩本姓駱年十五能騎射侍武皇于振武及鎮太原補鐵林軍小校從征王行瑜奉表獻捷加檢校散騎常侍漸轉突陣指揮使賜姓名天祐四年遂康懷英于河西解汾州之圍加檢校

司空充左廂馬軍都將戰王景仁有功加檢校司徒救
河中府與梁人接戰應弦斃者甚衆而稍中其口及退
莊宗親視其傷深加慰勉轉內衙馬步都將遼州刺史
十二年從莊宗入魏擊劉鄩有功轉天雄軍都指揮使
劉鄩之北趣樂平也嗣恩襲之倍程先入晉陽時城中
無備得嗣恩兵至人百其勇鄩聞其先過乃遁莘之戰
以功轉代州刺史充石嶺關以北都知兵馬使稍遷振
武節度使十五年追赴行在卒于太原天成初明宗敦
念舊勲詔贈太尉有子二人長曰武八騎射推于軍中
嘗有時輩臂飢鷹矜其搏擊武八持鳴鏑一隻賭其侍
獲暮乃多之戰契丹于新州歿焉幼日從郎累爲行軍司馬

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

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北入關破

黃巢累以功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遂賜姓名以爲子五代

史李存信本姓張父君政回鶻部人也大初中初隨懷化
郡王李思忠內附因家雲中之合羅川存信通黠多數

會四夷語別六蕃書善戰識兵勢初爲獻祖親信從武
皇入關平賊始補軍職賜姓名大順中累遷至馬步都
校冊府元龜李存信本姓張爲河東蕃漢存信與存
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賜名姓聽同親嫡

孝俱爲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爲之下由是交
惡存孝所爲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

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

五代史與李存孝擊張肅軍于平陽時存孝驍勇冠絕軍

中皆下之唯存信與爭功由是相惡有同水火及平定
潞州存孝以功領節度使旣而康君立授旄鉞存孝怒
大剽潞民燒邑屋言發涕流疑存信擯已故也明年存
孝得邢洛武皇與之節鉞存孝慮存信離間欲立大功
以勝之屢請兵于武皇請兼并鎮冀存信聞之不時許
大順二年武皇大舉略地山東以存信爲蕃漢馬步都
校存孝聞之怒武皇令存質代之存孝乃謀叛旣誅以
存信爲蕃漢都校從討李匡儔降赫連鐸白義誠以功
檢校右僕射從入關討王行太祖遣將兵救朱宣存信
喻加檢校司空領郴州刺史

屯于莘縣爲羅宏信所擊存信兵敗亡太祖子落落後從太祖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顧存信曰昨日吾醉公獨不能爲我戰邪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由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卒

年四十一

五代史乾寧三年充鄆乞師于武皇武皇遣存信營于莘縣與朱宣合勢以抗梁人梁祖

患之遣使諜羅宏信曰河東志在吞食河朔迴軍之日貴道堪憂而存信戡兵無法稍侵魏之芻牧宏信怒翻然結于梁祖乃出兵三萬以攻存信存信斂衆而退爲魏人所薄委棄輜重退保洛州軍士喪失者十二三武皇怒大出師攻魏博屠陷諸邑五月存信軍于洹水汴將葛從周氏叔琮來援魏人存信與鐵林都將落落遇汴人于洹水南汴人爲陷馬坎以待之存信戰敗落落被擒九月存信敗葛從周于宗城乘勝至魏州之北門明年聞充鄆皆陷乃班師八月從討劉仁恭師次安塞爲燕軍所敗武皇怒謂存信曰昨日吾醉不悟賊至公

不辨耶古人三敗公始二矣存信懼泥首謝罪幾至不測自光化已後存信多稱病武皇以兵柄授李嗣昭以存信爲右校而已天復二年十月以疾卒于晉陽時年四十一

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

之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爲子常從爲騎將

五代史李存孝本姓安名

敬思少于俘囚中得諜紀綱給事帳中及壯便騎射驍勇冠絕常將騎爲先鋒未嘗挫敗從武皇救陳許逐黃寇及遇難上源每戰無不尅捷

文德元年河南張言襲破河陽李罕之

來歸晉晉處罕之于澤州遣存孝與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還擊河陽梁亦遣丁會牛存節等助言戰于溫縣梁軍先扼太行存孝大敗安休休被執是時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洛磁存孝未

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州存孝功爲多明年潞州

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李讜攻李罕之于澤州五代

史李讜河中臨晉人少時遊秦雍間爲人勇悍多力甚有氣誼唐廣明初黃巢陷長安讜遂得仕于其間巢以讜爲內樞密使蓋讜曾委質于宦者出入于宮禁間巢以此用焉其後巢軍旣敗讜乃束身歸于太祖署爲左德勝騎軍都將從太祖討蔡賊頗立軍功及東伐充鄆以所部士伍俘獲甚衆改元從騎將表授檢校右僕射
柳王友裕領兵攻澤州時太祖駐大軍于盟津乃令讜將兵越太行授以籌謀讜頗違節度久而無功太祖遣追還廷責其罪
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戮之于河橋

公常恃太原以爲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團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未穴者待爾肉以食軍

可令肥者出關梁驍將鄧季筠

五代史鄧季筠宋州下邑人也少入黃巢軍隸

于太祖麾下及太祖鎮汴首署爲牙將主騎軍伐鄆之役生擒排陣將劉矯以獻唐大順初唐帝命丞相張濬伐太原太祖奉詔出師西至高平與晉人接戰軍旣不利季筠爲晉人所擒克用見之甚喜釋縛待以賓禮俄典戎事季筠在并門凡四稔景福二年晉軍攻邢臺季筠領偏師預其役將及邢邢人陣于郊兩軍酣戰之際季筠出陣飛馬來歸太祖大加獎歎賞資甚厚時初置廳于都最爲親軍命季筠主之旋改統親騎又遷將中軍天祐三年奏授登州刺史下車稱理登州舊無羅城及季筠至郡率丁壯以築之民甚安之因相與立碑以頌其績太祖受禪改鄭州刺史尋主兵于河中爲都指揮使時并人寇平陽季筠接戰于洪洞大克拜華州防禦使又繼領龍驤等諸軍騎士累官至檢校司空栢鄉之役季筠臨陣前却太祖亦未之罪乾化二年春太祖親伐鎮定駐于相州因閤馬怒其馬瘦與引軍出戰存魏博軍校何令稠陳令勲同斬于蘇下

孝舞稍擒之李讜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

五代史張

潞之加兵于太原也潞州小校馮霸殺其帥李克恭以
城叛時汴將朱崇節入潞州梁祖令張全義攻澤州李
罕之告急于武皇武皇遣存孝率騎五千援之初汴人
攻澤州呼罕之曰相公常恃太原輕絕大國今張相公
圍太原葛司空已入潞府旬日之內沙陀無穴自處相
公何路求生耶存孝聞其言不遜選精騎五百繞汴營
呼曰我沙陀求穴者俟爾肉饌軍可令肥者出關汴將
有鄧季筠者亦以驍勇聞乃引軍出戰存孝激勵部衆
舞稍先登一戰敗之獲馬千匹生擒季筠于軍中是夜
汴將李謙收軍而遁存孝追擊至馬牢山俘斬萬計遂
退攻唐以孫揆爲潞州節度使揆儒者以梁卒三千爲
衛褒衣大蓋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
間伺揆軍過橫擊斷之擒揆以歸初梁遣葛從周朱崇
節守潞州以待揆聞揆見執皆棄去晉遂復取潞州是
時張濬韓建伐晉擊陰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

濬別遣存孝軍于趙城唐軍戰敗于陰地濬退保晉州
韓建走絳州存孝攻晉州濬兵出戰輒復敗因閉壁不
敢出存孝去攻絳州濬建皆走存孝援臂善射身被重
鎧橐弓坐稍手舞鐵撾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
騎上下如飛初存孝取潞州功爲多而太祖別以大將
康君立爲潞州留後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
食者數日及走張濬遷邠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邢州留
後五代史時朝廷命京兆尹孫揆爲昭義節度使令供
奉官韓歸範送旌節至平陽揆乃仗節之潞梁祖與
揆牙兵三千爲紀綱時揆爲張濬副招討所部萬人八
月自晉絳踰刀黃嶺趨上黨存孝引三百騎伏于長子
西崖間揆衣大蓋擁衆而行俟其軍前後不屬存孝
出騎橫擊之擒揆與歸範及俘囚五百獻于太原存孝

乃急攻潞州九月葛從周棄城夜遁存孝收城武皇乃表康君立爲潞帥存孝怒不食者累日十月存孝引收潞州之師圍張濬于平陽營于趙城華州韓建遣壯士三百夜犯其營存孝謀知設伏以擊之盡殪進壓晉州西門獲賊三千自是閉壁不出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而去張濬韓建亦由含口而遁存孝收晉絳以功授汾州刺史大順二年三月邢州節度使安知建叛入汴軍武皇令存孝定邢洛因授之節鉞是時晉軍連歲攻趙常山存孝爲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王求救于幽州李匡威匡威兵至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譖之曰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附梁通趙自歸于唐因請會兵以伐晉

通鑑考異唐末見聞錄十月二十四日李存孝領兵打晉州遁歸邢州背叛與宰臣張濬狀曰某自主三郡兵已二年又日常思安知建在此之日歸順朝廷之時四隣不有保持一家俄受塗炭以此猶豫莫敢申明遂至

去年遠絕隣好豈是某之情願蓋因李某之指揮又曰自今春戰爭之後實願休罷戈鏃自九月十五日以來有李某之人使促令某南至進軍面趙州牽脅李某即土門路入直隸鎮州今月十四日昭義軍人百姓等衆請某權知兵馬留後歸順朝廷大王聞存孝致逆大震雄威今下先差大將進軍速至邢州仍候指揮不得輒有鬪敵但圍小

唐命趙王王鎔援之明年趙與幽州有

壘專俟大軍

隙懼而與晉和反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太祖自將兵傳其城掘塹以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塹不得成裨將袁奉韜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爾王俟塹成且留兵去諸將非公敵也雖塹何爲存孝以爲然縱兵成塹塹成深溝高壘不可近存孝遂窘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蒙王恩位至將相

五代史纂要今按本傳存孝止是爲

邢州雷後又未嘗爲平章事何故云位至將相耶意謂傳載其所歷之官必有脫漏者矣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讐乃存信構陷之耳願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劉夫人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子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爲之耳太祖叱曰爾爲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爲之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徇然太祖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爲之不視事者十餘日

五代史時幽州李匡威與鎮州

王鎔屢弱中山將中分其疆土定州王處存求援于武皇武皇命存孝侵鎮趙之南鄙又令李存信李存審率師出井陘以會之併軍攻臨城柏鄉李匡威救至且議旋師李存信與存孝不協因構于武皇言存孝望風退鋤無心擊賊恐有私盟也存孝知之自恃戰功鬱鬱不平因致書通王鎔又歸欵于汴明年武皇自出井陘將

逼真定存孝面見王鎔陳軍機武皇暴怒誅先獲汴將
安定八方旋師七月復出師討存孝自縛馬關東下攻
平山渡滹水擊鎮州四關城王鎔懼遣使乞平請以兵
三萬助擊存孝許之武皇蒐于樂城李存信屯琉璃陂
九月存孝夜犯存信營奉誠軍使孫考老被獲存信軍
亂武皇進攻邢州深溝高壘以環之旋爲存孝衝突溝
壑不成有軍校袁奉韜者密令人謂存孝曰大王俟壑
成卽歸太原如壑壘未成恐無歸志尚書所畏惟大王
耳料諸將孰出尚書右王若西歸雖限以黃河亦可浮
渡况咫尺之遙安能阻尚書鋒銳哉存孝然之縱兵成
壑居旬日深溝高壘飛走不能及由是存孝至敗城中
食盡乾寧元年三月存孝登城首罪泣訴于武皇曰兒
蒙王深恩位至將帥苟非讒慝離間曷欲捨父子之恩
轉附仇讐之黨兒雖福狹失計實存信構陷至此若得
生見王而一言而死誠所甘心武皇愍之遣劉太妃入
城慰勞太妃引來謁見存孝泥首請罪曰兒立微勞本
無願過但被人中傷申明無路迷昧至此武皇叱之曰
爾與王鎔書狀罪我萬端亦存信教耶繫歸太原車裂
于市然武皇深惜其才存孝每臨大敵被重鎧橐弓坐
前僕人以二騎從陣中易騎輕捷如飛獨舞鐵撾挺身

陷陣萬人辟易蓋古張遼甘寧之比也存
孝死武皇不視事旬日私憾諸將久之康君立素與

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
存孝已死太祖與諸將博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
爲不然太祖怒酖殺君立君立初爲雲州牙將唐僖宗
時逐段文楚與太祖俱起雲中蓋君立首事其後累立
戰功表昭義節度使以存孝故殺之

五代史康君立蔚州興唐人世爲邊

豪乾符中爲雲州牙校事防禦使段文楚時羣盜起河
南天下將亂代北仍歲阻飢諸部豪傑咸有嘯聚邀功
之志會文楚稍削軍人儲給戍兵咨怨君立與薛鐵山
程懷信王行審李存璋等謀曰段公懦人難與共事方
今四方雲擾武威不振丈夫不能于此時立功立事非
人豪也吾等雖權係部衆然以雄勁聞于時者莫若沙
陀部復又李振武父子勇冠諸軍吾等合勢推之則代
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貴事無不濟也君立等乃夜

謁武皇言曰方今天下大亂天子付將臣以邊事歲偶
飢荒便削儲給我等邊人焉能守死公家父子素以威
惠及五部當共除虐帥以謝邊人孰敢異議者武皇曰
明天子在上舉事當有朝典公等勿輕議予家尊遠在
振武萬一相迫俟予稟命君立等曰事機已泄遲則變
生曷俟千里咨稟衆因聚譟擁武皇比及雲州衆且萬
人師營闕難臺城中械文楚以應武皇之軍旣收城推
武皇爲大同軍防禦留後衆狀以聞朝廷不悅詔徵兵
來討俄而獻祖失振武武皇失雲州朝廷命招討使李
鈞幽州李可舉加兵于武皇攻武皇于蔚州君立從擊
可舉之師屢捷及獻祖入達勒君立保威義軍武皇授
雁門節度以君立爲左都押牙從入關逐黃孽收長安
武皇還鎮太原授檢校工部尚書先鋒軍使文德初李
罕之旣失河陽來歸于武皇且求援焉乃以君立充南
面招討使李存孝副之師二萬助罕之攻取河陽三月
與汴將丁會牛存節戰于沅河臨陣之次騎將安休休
叛入汴軍君立引退八月授汾州刺史大順元年潞州
小校安居受反武皇遣君立討平之授檢校左僕射昭
義節度使自武皇之師連歲畧地于邢洛攻孟方立君
立常率澤潞之師以爲犄角景福初檢校司徒食邑千

戶二年李存孝據邢州叛武皇命君立討之以功加檢校太保乾寧初存孝平班師存孝既死武皇深惜之怒諸將無解慍者初李存信與存孝不協屢相傾奪而君立素與存信善九月君立至太原武皇會諸將酒博因語及存孝事流涕不已時君立以一言忤旨武皇賜酖而殂時年四十八明宗卽位以念舊之故詔贈太傅通鑑考異唐末見聞錄八月三十日相公于左街宅夜飲劍斫損昭義節度使康君立把送馬步司收禁至九月一日放出尋已身薨文苑英華授康君立等諸州刺史制勅康君立等夫文吏以儒術自進而牧人養物固其所也而論者猶或嘉之而爾等各以軍功達于郡政可謂難矣然武有七德而安人和衆在焉得非皆達其義耶深惟勸能之方遂允爲真之請可依前件

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

以姓名養爲子從太祖入關破黃巢以爲義兒軍使

冊

元龜李存進振武人姓孫名重進唐末從太從莊宗戰祖入關平黃寇景福中爲義兒軍使賜姓名

柏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慈沁二州刺史

五代史李存進

振武人本姓孫名重進父佺世吏單于府重進初仕嵐

州刺史湯羣爲部校獻祖誅羣乃事武皇從入關還鎮

太原署街職景福中爲義兒軍使賜姓名從討王行瑜

以功授檢校常侍與李嗣昭同破王珙于河南光化三

年契丹犯塞寇雲中改永州軍使雁門以北都知兵馬

使天福初破氏叔琮前軍于洞渦三年授石州刺史

莊宗初得魏博以爲天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以

法人有犯者輒梟首磔尸于市魏人屏息畏之從戰河

上以功遷振武軍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爲南北寨每

以舟兵來往頗以爲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葦竿

維大艦爲浮梁莊宗大喜解衣賜之晉討張文禮于鎮

州久不克而史建瑋閭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

代嗣昭爲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
存進伐木爲柵晉軍晨出芻牧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
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歿
于陣追贈太尉五代史莊宗初嗣位入爲步軍右都檢校司空師出井陘授行營馬軍都虞候
破汴軍于柏鄉論功授汾州刺史轉檢校司徒俄兼西
南面行營招討使出師收慈州授慈沁二州刺史十二
年定魏博授天雄軍都巡檢使時魏人初附有銀槍効
節都強傑難制專謀騷動存進沉厚果斷犯令者梟首
尸于市諸軍無不惕息靡然向風十四年擢蕃漢馬步
副總管從攻楊劉戰胡柳十六年以本職兼領振武節
度使時王師據德勝渡汴軍據楊村渡在上流汴人運
洛陽竹木造浮橋以濟軍王師以船渡緩急難濟存進
率意欲造浮橋軍吏曰河橋須竹竿大觴兩岸石倉鐵
牛以爲固今無竹石竊慮難成存進曰吾成算在心必
有所立乃課軍造葦竿維大艦數十艘作土山植巨木
于岸以纜之初軍中以爲戲月餘橋成制度條直人皆

服其勤智莊宗舉酒曰存進吾之杜預也賜寶馬御衣
進檢校太保兼魏博馬步都將與李存審圍德勝十九
年汴將王瓚率衆逼北城爲地穴火車百道進攻存進
隨機拒應或經日不得食汴軍退加檢校太傅王師討
張文禮于鎮州閭實李嗣昭相次不利而歿七月存進
代嗣昭爲招討進營東垣渡夾溝施爲壘沙土散惡垣
壁難成存進斬伐林樹版築旬日而就賊不能寇九月
王處球盡率其衆乘其無備奄至壘門存進聞之得部
下數人出關驅賊于橋下俄而賊大至後軍不繼血戰
而歿時年六十六同光時贈太尉存進行軍出師雖無
奇迹然能以法繩其驕放營壘守戰之備特推精力議
者稱之有子四人長曰漢韶李存進碑振武
節度麟勝朔等州觀察處置營田押蕃落等使單于安
北都護行營蕃漢馬以下關前幽州節度判官朝散大
夫檢校尙書吏兼御史中丞呂夢奇撰前
太原府戶曹參軍諱太子校書梁邕書并篆額原
夫古先哲必有良輔時清則論至道以經邦和陰陽
而均造化柱石王室使不顛不危世而
廓煙塵而掃逋穢藩
帛勒金石皆紀其功德于社稷生靈者也公諱存進

字光嗣本姓孫氏樂安人也武子之後歷世守職邊上

因以家焉曾祖嚴振武節度

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

大夫守勝州刺史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皇考佺振武節度押衙左教練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公業紹箕裘力便弓

馬入而振譽探虎穴以知名氣如心堅比鐵

獻祖文皇帝龍潛朔野豹隱雲中常以鏖虜爲心平戎

是務以公早精劍術素熟兵機肘腋之間爪牙爲任時

或太祖雙戟胥屬兩韃開而玉塞風清戰罷而

王室如燬枕戈求敵奮劍遙征平大寇而復九重戮叛

臣而清三輔以公生知武畧早立戰功委以鈴頗著

勤第一都副兵馬使奏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

兼監察御史上柱國大順元年遷殿中侍御史景福二

年五月武皇帝以公性稟淳和言飾勇能排難忠

避錫以姓各同之骨月榮連戚屬光生將門永依

磐石之安終賴維城之固尋補充右廂義兒第一院軍

使除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乾

寧二年十月除授檢校左散騎常侍光化二年二月除授右廂行營馬步都虞候三年正月兼授雁門已北都知兵馬使永安軍使兼守禦都指揮使五月權知汾州軍州事兼守禦都指揮使四年四月轉充左廂隊都知兵馬使公以久立戰勲繼承澤勤念立爲心夙夜在公風雨如晦至天復元年四月除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二年三月除授檢校兵部尚書十月加授檢校尚書左僕射八月轉左廂衙隊都知兵馬使兼左廂行營馬步都虞候三年正月奉命權知石州軍州事時以慈隰未歸西南爲患委之郡志在安邊公乃和以養兵仁而撫俗輕其徭役勸以耕農惇養者由是遂生逋竄者以之復業遠來近悅老安少懷五穀有年一方無事百姓以爲邵父復出杜母再生洎今昭文睿武光孝皇帝初承顧命之年以公舊臣元老委以腹心送往事居慎終如始尋以家讐未雪國患必四方切於經營中土尙稽於平定知公材堪出將相有封侯必多難之秋能立盡忠之節五年正月制授檢校司空使持節石州諸軍事守石州刺史七年十月轉授漢馬步都虞候尋以偽使八年十二月轉授權行營漢馬步都虞候尋以偽

梁大舉兇鋒據深冀告倒懸之急并汾與伏順
之主上以公久多謀惟名制敵俾之扈從同救
危十萬兇徒一陣席卷九年正月奉命再知汾州軍州
事四月制加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十二月授西南面行
營招討都指揮使十一年二月收下慈州秋毫不犯百
姓復業三農以時募制授慈州刺史民歌其化如離石
焉十二月奉命權知沁州軍州事五月正授諸道行營
蕃漢馬步使時以親人久厭偽庭咸思真主烽煙相屬
星使交馳迎我鑒以救塗炭泊主上駐蹕在鄴以編
部未肅都人乍安每親征常令預備將委權畧罕得
其人以公夙著廉勤素有威望九月補天雄軍都部署
巡檢使行營蕃漢馬步使仍舊公稟命益恭守操彌
嚴以理劇儉以犯者必誅惡者自息強豪貴勢聞
之凜然僞將劉鄩在莘縣日與主上對壘經年時公在
都城每切嚴備有日私謂人曰此賊固險不戰必有多
謀俾於南門多排弓弩以待之其夜果有劉鄩賊黨
攻都城之南弓弩齊發死傷者甚衆遂令輕騎潛報主
上於東寨于是王師盡出及旦兩軍相遇于中途五萬
兇勦戮將盡惟劉鄩遁而獲免夫破大陣主上之神
功也守都城公之長算也十四年正月轉左廂步軍都

德主上以牝門猶梗中國未平憤爲患於腹心志先平
其巢穴王師繼發廟算頻旋戮雖多攻取未下公聞
風料敵嗅土知亡尋付睿謀俾就攻討四月授北面行
營都招討使公奉辭伐罪固敵是求乃仗鉞而行鑿門
而出戈矛雪瑩甲騎雲飛發振地之威聲勁踰水
連天之殺氣直壓川增其嚴營對彼孤壘料於日
必下危城無何伏難搏狸乳犬噬虎我師未列彼陣先
成公乃獨領親軍迎鋒力戰王師大捷惟公乘勝深入
爲流矢所中身終於陣享年六十八於戲功已垂成命
不相待陳安旣往長壯士之名卞壺不迴永盡忠臣
之節扶傾柱折濟險舟沈天子聞之輟朝百姓聞之罷
市夫生受國恩歿於王事大丈夫之終也同光二年冬
十月贈太尉則以十一月八日葬於太原縣大夏鄉鄭
村東原禮也夫人彭城劉氏詩立德約禮成規夫人
渤海金氏素稟全儀生知懿範柔順同符乎坤道賢和
其於家風有子七人長曰漢韶河東節度押衙都牢
城使兼右廂五院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尙
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久讀兵書頗精師律謙恭接下
廉謹立身戰勝而口不言功任重而心益爲懼仁孝旣
聞於鄉里忠勤復表於旂常蘊茲全才以固都邑次日

威河東節度押衙安國軍馬步軍副指揮使兼都牢
城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
國堂演術金櫃傳符亟揚破敵之功深得將兵之妙
次曰漢殷前振武節度押衙沿河五鎮都知兵馬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素蘊真誠
早抱雄節飾身以文武之道人以忠信之心次曰漢
鄒河東節度隨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
常侍兼御史大夫孝敬因心忠直成性交游不雜言行
相符次曰漢筠前振武節度單于安北都護府司馬器
度縱橫識畧孤遠耽書味道處約持謙樂勝先人
後已次曰祿兒率多悟似有神通適當懷橘之年自
立成人之智次曰歡兒神采疎通骨氣清秀對日之年
未始摩天之勢已高可謂荀氏八龍賈生三虎併生於
德門者也夢奇舊忝故總管令公墓下十五餘年常在
征行與公同處營寨辱公之知眷見公之事
不以虛薄請染柔毫敢竭荒蕪實敘銘勒庶比夫燕然
立碣峴首豐碑復旌上將之勲再隨行人之淚其銘曰
五嶽降靈四瀆騰精雄材英傑爲時而生舟以濟險柱
以扶傾手撥禍亂力致昇平共婉畫旗施嘉謨屢協德
懋九寵深三接派天潢連芳玉葉出則奉辭

獻捷其量深遠才高氣孤張皇義勇倜儻雄圖臂上
繁弱臂間轆轤聲馳絕塞勢懾羣胡三經以斯文緯以
我武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各高差瘡力大如虎錢石一
心魚水三主毗離石作牧西南之戍威以風行惠以雲
布直者必舉枉者必措俗戴二天人歌五袴砥化行四
郡恩被百姓吏守公獄無冤橫水壺之瑩水鏡之淨
善人爲邦室家相慶其得魏爲大守之爲難經巡務重
制斷事繁威而不猛嚴而不殘奸邪氣懾豪右心寒其
陽雷初下渡口是防備險謀長城高如金紫
沒如湯摧敵制寇拓土開疆其天子恩深將軍戰苦仗
節操麾分茅列土作鎮單于以扼窮虜畫錦而行不獨
前古棋九曲連天隔彼白浪崩騰洪流滉漾造舟
爲梁廣謀而後行利有攸往其
紀作孽一方構禍千里煙塵未滅之耻力戰酬
恩歿而後已其十桓桓上將弼我元后焉坐大樹周居
細柳忠不負名勇不期壽天長地久勲書不朽其十
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爲洋州節度使潞王從珂以鳳
翔反漢韶與張虔釗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于從珂獨

漢韶與虔釗軍不降俱奔于蜀事蜀歷永平興元武信

節度使年七十餘卒于蜀

五代史漢韶字享天幼有器局風儀峻整初事莊宗爲定

安軍使遷河東牢城指揮使時孟知祥權知太原軍府事會契丹侵北鄙表令漢韶率師進討旣而大破契丹

以功加檢校右僕射同光中爲蔡州刺史天成初復姓孫氏尋授彰國軍留後累加檢校太保長興中爲洋州

節度使末帝之起于鳳翔也漢韶與興元張虔釗各帥部兵會王師于岐山之下及西師俱叛漢韶逃歸本鎮

聞末帝卽位心不自安乃與張虔釗各舉其城送款于蜀泊至成都孟知祥以漢韶故人尤善待之僞命永平

軍節度使孟昶嗣僞位歷興元遂州兩鎮連帥累僞官至中書令封樂安郡王年七十餘卒於蜀九國志孫

漢韶太原人祖昉唐嵐州刺史父存進振武節度使漢韶幼有器局風儀峻整存進尤愛之起家安定軍使知

祥畱守晉陽屬蕃渾侵擾邊郡表令漢韶督軍進討莊宗知其可用遂委以戎律大破虜寇擒獲甚衆以功授

檢校右僕射蔡州刺史明宗卽位遷彰國軍節度使觀察畱後累遷昭武武定等軍節度使閔帝嗣位加特進

漢韶以其父名上表讓之改檢校右僕射制曰改會稽
之字柳有前聞換環寶之文非無故事及潞王入洛遂
與張虔到等奉表歸附及謁見與知祥敘汾上舊事及
洛中更變相對感泣知祥曰豐沛故人相遇於此何樂
如之於是賜第宅金帛供帳什物悉官給之授永平軍
節度使昶襲位加同平章事明德三年入爲匡聖馬步
軍都指揮使昶使廣政十年爲山南節度使會何重建以秦
階成三州歸附鳳州石奉頤堅守不通我使昶遣漢韶
入城宣慰號令嚴肅秋毫無犯駐數日乃還加檢校太
師雄武軍節度使後以疾乞解兵柄封樂安郡王賜肩
昇入謁卒年七十二漢韶忠勇有父風而重厚過之居
藩閫皆有治迹始以去危卽安委質於我頗竭股肱之
力終保富貴識者多其淳慤五代史孫漢英太原人
也父重進事唐武皇莊宗爲大將賜姓名存進唐書有
傳漢英少事戎伍稍至都將遷東面馬步軍都指揮使
清泰初興元節度使張虔到失律于岐下遂以其地西
臣于蜀漢英兄漢韶時爲洋州節度使因茲阻隔亦送
欵于蜀由是漢英與弟漢筠久之不調漢乾祐中太祖
西征蒲雍以漢英爲絳州刺史檢校司徒廣順元年冬卒
師隱帝以漢英爲絳州刺史檢校司徒廣順元年冬卒

都于

存璋字德璜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太祖入關破黃巢累遷義兒軍使太祖病革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

立莊宗爲晉王晉王以存璋爲河東馬步軍使

五代史李存璋

字德璜雲中人武皇初起雲中存璋與康君立薛志勤等爲奔走交從入關以功授國子祭酒累管萬勝雄威等軍從討李匡儔改義兒軍使光化二年授澤州刺史入爲牢城使從李嗣昭討雲州叛將王暉平之改教練使檢校司空五年武皇疾篤召張承業與存璋授遺顧存璋爰立莊宗夷內難頗有力焉改河東馬步都虞候兼領鹽鐵晉自先王時嘗優假軍士軍士多犯法踰禁莊宗

新立尤患之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內爲之清肅

五代史初

武皇稍寵軍士藩部人多干擾鄺市肆其豪奪法司不能禁莊宗初嗣位銳于求理存璋得行其志抑強扶弱

誅其豪首期月之間紀綱大振弭羣盜務耕稼去姦宄息倖門當時稱其材幹鄉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于魏博梁遣王檀乘虛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太原拒守以功遷大同軍防禦使遂爲節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贈太尉五代史從破汴軍于夾城轉檢校司徒栢鄉之役爲三鎮排陣使十一年從盟朱友謙于猗氏授汾州刺史汴將尹皓攻慈州逆戰敗之十三年王檀逼太原存璋率汾州之軍入城固守授大同防禦使應蔚朔等州都知兵馬使秋契丹攻蔚州安巴堅遣使馳木書求賂存璋斬其使契丹逼雲州存璋拒守城中有古鐵車乃鑄爲兵仗以給軍士敵退以功加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使應蔚等州觀察使十九年四月以疾卒于雲州府第同光初追贈太師有子三人彥球爲裨校戰歿于鎮州

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爲軍卒善角觥太祖擊

黃巢于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後爲義兒軍副兵

馬使

五代史李存賢字子良本姓王名賢許州人祖啟忠父揮賢少遇亂入黃巢軍武皇破賊陳許存賢

來歸景福中典義兒軍爲副兵馬使因賜姓名

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

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而寓居至存賢爲刺史曰徙

城避敵豈勇者所爲乃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

自拒守卒不能近

五代史天祐三年從周德威赴援上黨營于交口五年權知蔚州刺史以

禦吐渾六年權沁州刺史先是州當賊境不能保守乃于州南五十里據險立柵爲治所已歷十餘年矣存賢至郡乃移復舊郡刻闢荆棘特立廨舍州民完集莊宗嘉之轉檢校司空眞拜刺史九年汴人乘其無備來攻其城存賢擊退之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天祐十

八年梁兵攻朱友謙于河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

友謙新叛梁歸晉而河中食少人心多疑謀者因謂存

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

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

五代史十一年授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十二年移

刺慈州七月汴將尹皓攻州城存賢督軍拒戰汴軍攻

擊百端月餘遁去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命存賢

師赴之十九年汴將段凝軍五萬營臨晉蒲人大恐咸

欲歸汴或問于存賢曰河中將士欲拘公降于汴存賢

曰吾奉命河中死王事固其所也汴軍退以功加檢校

司徒同光初授右武衛上將軍五代史纂誤今按梁

末帝紀貞明六年夏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同州殺其

節度使程全暉叛附于晉秦寧軍節度使劉鄩討之又

唐莊宗紀天祐十七年朱友謙襲同州梁遣劉鄩擊友

謙李存審敗梁軍於同州姚本梁紀與唐紀皆云十

七而存賢傳以爲十八年者誤也又按朱友謙符存審

劉鄩傳載鄩討友謙存審救之而鄩敗其事始末甚明

卽無存賢擊走梁兵之事况大將自是存審安得隱其

姓名而存賢獨有其功乎蓋存賢當時止是別將一兵

助守河中是以有謀者勸其亟去之事而存賢能與存
審協力同破劉鄩史氏欲多存賢之功故于其傳言之
如其自能破敵然其實擊走梁兵者乃符存審其功非
存賢所得專有也莊宗卽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
好角觝嘗與王都較而屢勝頗亦自矜因顧存賢曰爾
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搏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
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歎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
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
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卽日以爲盧
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州年六十五贈太傅

五代史十一月入覲洛陽二年三月幽州李存審疾篤求人零落殆盡所存者存審耳今後衰疾北

日吾披榛故人零落殆盡所存者存審耳今後衰疾北門之事知付何人因目存賢曰無易于卿卽日授特進

檢校太保充幽州盧龍節度使五月到鎮時契丹強盛
城門之外烽塵交警一日數戰存賢性忠謹周慎晝夜
戒嚴不遑寢食以至憂勞成疾卒于幽州時年六十五
詔贈太傅存賢少材力善角觝初莊宗在藩邸每宴
私與王郁角觝勝郁頻不勝莊宗自矜其能謂存賢
曰與爾一博如勝賞爾一郡卽時角觝存賢勝得蔚州
刺史父存賢佐唐武皇累著功因賜姓李氏祖欽唐陽州
刺史父存賢佐唐武皇累著功因賜姓李氏祖欽唐陽州
黨莊宗親總大軍以援之存賢先登陷陣授盧龍軍節
度使奉虔幼有才畧不循小節年十四爲幽州衙內都
指揮使居父喪骨立數歲及知祥鎮蜀奉虔懇請從行
補廳直左押衙明宗卽位充貢奉使諸將進攻迷寧王
師掩至劍門不守知祥命趙庭隱督兵往拒之署奉虔
爲兵馬監押時衆寡不敵人心動搖奉虔與庭隱率勵
士卒竟敗王師以功授檢校右僕射昶襲位領嘉州刺
史文思使還右金吾衛大將軍爲昭武軍都監屬夏秋
多雨嘉陵江溢出城奉虔置堰開湍瀨二十餘處洩其
蓄水築隄以護之城池克完人被其利授昭武軍節度
自監護擁節旄自奉虔始人皆榮之
入爲左右街功德使卒年六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伶官傳第二十五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

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

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

可謂壯哉

五代史闕文世傳武皇臨薨以三矢付莊宗曰一矢討劉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

圖也一矢擊契丹且曰阿保機與吾把臂而盟結爲兄弟誓復唐家社稷今背約附賊汝必伐之一矢滅朱溫汝能成吾志死無憾矣莊宗藏三矢於武皇廟廷及討劉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廟請一矢盛以錦囊使親將負之以爲前驅凱旋之日隨俘馘納及仇讐已滅天下矢於太廟伐契丹滅朱氏亦如之

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

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

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

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

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清異錄莊宗滅梁平蜀志頗自運命蜀匠旋織十幅無縫錦爲被材

被成賜名六合被

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

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

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

五代史補初莊宗公子時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

詞其後凡用軍前後隊伍皆以所撰詞授之使揚聲而唱謂之御製至於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纔轉則衆齊作故凡所門戰人忘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也詞統莊宗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自度曲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烟重或曰莊宗脩內苑掘得斷碑有此三十三

字東坡志林如夢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馴後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之名碧雞漫志喝馱子調微老云屯田員外郎馮景德三年爲開封府界宿吏日落忽見三婦人過店前入西畔古佛堂敢料其鬼也攜童王侃就之延坐飲酒二十六舅母者請王侃歌送酒二女側聽十四姨者曰何名也侃對曰喝馱子十四姨曰非也此曲單州營妓教頭葛大娘所撰新聲梁祖作四鎮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十一日生日大娘獻之梁祖令李填詞付後騎唱之以押馬隊因謂葛大娘及戰得勝日始流傳河北軍中競唱以押馬隊故訛曰喝馱子莊皇入洛有歌此曲者謂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五七聲耳李珣瓊瑤集有鳳臺曲注云謂之喝馱子其小不載何宮調今世羽調宮有慢句讀與古不類耳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爲王至于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于亡

清異錄同光既卽位猶襲故態身預俳優尙方進御巾裏名品

日新今伶人所頂尚有傳其遺製者曰聖道遙

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

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篋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爲笑樂其戰于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于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

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于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

州刺史

事文類聚翰府名談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乞敘功賞曰侍從濟河日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先

鋒乞遷補

莊宗頷之他日又言亦不納莊宗好樂樂工子弟至有得官者謂慶曰子何不學我吹管稍稍能之

亦不獲用後事李嗣源亦言其勞莊宗曰知慶薄有功但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與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夫人主提天下

生靈賞罰之柄若言如此則進退誠有命也

莊宗好

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

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飢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

五代史補莊宗好獵每出

未有不蹂踐苗稼一旦至中牟圍合忽有縣令忘其姓名犯圍諫曰大凡有國家者當視民如赤子性命所繫陛下以一時之娛恣其蹂踐使比屋爲墟然動溝壑之慮爲民父母豈若是耶莊宗大怒以爲遭縣令所辱遂叱退將斬之伶官鏡新磨者知其不可乃與羣伶齊進挽住令佯爲詭責曰汝爲縣令可以指麾百姓爲兒既天子好獵卽合多畱間地安得縱百姓耕鋤皆徧妨天子鷹犬飛走耶而又不能自責更敢咄咄吾知爾當死罪諸伶亦皆嘻笑繼和於是莊宗默然其怒少霽頃之怒縣令罪

莊宗嘗與羣優戲于庭

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

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
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
呼邪于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嘗
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
而呼曰陛下無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
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
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
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
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
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

其佗過惡

五代史補鏡新磨河東人爲伶官大爲莊宗所寵借莊宗出自沙陀部落既得天下多用

蕃部子弟爲左右侍衛高鼻深目者甚衆加以恃勢凌辱衣冠新磨居常嫉之往往揚言曰此輩雖硬弓長箭

今天下已定無所施矣惟有一般勝於人者鼻孔大眼

睛深耳他不足數也衆皆切齒相與訴於莊宗其間亦

有言發而泣下者莊宗不悅召新磨責之曰吾軍出自

蕃部天下孰不知汝未嘗爲我避諱更辱罵之使各垂

泣告朕何也新磨卽正色曰陛下妄矣此輩淚便用枯

棒子打亦不出豈能見之也莊宗素好俳不覺大笑時

殿上常有惡犬及新磨退一大畜起似欲肆噬新磨意

莊宗使之遽倚柱大呼曰陛下勿縱男子女咬人莊宗色

變索弓箭新磨遽抗聲曰臣雖賤與陛下一體殺之不

祥問其故對曰陛下改元以同先爲紀年天下謂之同

光帝且同者銅也不得鏡新磨銅光何以見耶莊宗又

欣然謔浪狎侮應機而發皆此類也清異錄老伶官

黃世明嘗言逮事莊宗大雪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

丙宴鏡新磨進詞號冷飛白

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

彥瓊郭門高三人爲最

清異錄莊宗時伶官朱國賓天姿乖狠衆皆畏恨以其閭人號

爲盡使

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爲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爲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美女千人以從道路相

屬男女無別

清異錄同光年上因暇日晚書登與平閣見霞彩可人命染院作霞樣紗作十褶裙

分賜宮嬪是後民間尚之競爲衫裙號拂拂嬌又後唐宮人或網獲蜻蜒愛其翠薄遂以描金筆塗翅作小折枝子金線籠貯養之爾後上元賣花者取衆爲之售於遊女

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

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乂崇韜之壻也進讒于莊宗曰存乂且反爲婦翁報仇乃囚而殺之朱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于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冤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爲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畱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于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建徽爲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祕其事夜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

都巡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
至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
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
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啟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
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爲從
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爲
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爲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
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冤是時從馬直
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
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爲乎從謙恐

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貲食肉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鄴盡阬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爲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爲拒四月丁亥朔朝羣臣于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于宣仁門步軍陣于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

傷重踏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于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南宮靖一唐莊宗論莊宗之興唐本於李克用克用雖沙陀微種奄有河東巢寇之平功爲諸將第一上源之變訴于朝廷而不獲伸遂與賊梁治兵相攻積年不解然安于爵列爲唐純臣每有除吏取行墨制必表聞朝廷觀其答蜀王書曰誓此一生靡敢失節此其忠義上通于天賢於一時方伯遠矣故先儒稱其得人臣之體述其忠義功烈爲唐末第一流蓋以此也作史君子於賊梁篡唐之後每克用舉事必特書唐晉王克用云云亦庶幾可以明克用素志矣莊宗以弱年嗣伯麾下諸將皆白首行陣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盡命願指如意遂服真定并山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

梁寇殄滅當是時諸侯陸梁踞肆者皆駭愕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衍恃其險遠辭禮踞慢偏師西指而劍閣不守觀其所爲可謂壯矣惜其滅梁之後氣驕志小矜功自喜用宦者爲監軍以伶人爲刺史悅姦諛之輩任亡國之人貸民錢恣游獵采民女借二稅造樓觀殺勲臣史不絕書性酷好伶優恣其出入狎侮縉紳羣臣憤疾莫敢吐氣至於反相結托以希覲恩賞者李天下之號披襟當之至於批頰而不耻此乃小人下流之態豈可以負乘南面之上哉弒於門高焚以樂器蓋其自取作史者於其被弒也以伶人郭從謙表而出之所以爲後世鑒戒也昭昭矣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